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十季

盛夏的果实

王玉美



盛夏，像一位慷慨的画家，将炽热的阳光当作颜料，泼洒在大地的画布上，催生出一颗颗饱满诱人的果实。它们或藏于枝叶间，或挂在藤蔓上，以各自独特的姿态，诉说着夏天的故事，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。

走进果园，最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那一串串紫水晶般的葡萄。它们挨挨挤挤地挂在藤架下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泛着诱人的光泽。轻轻摘下一颗，圆润的果实仿佛一颗晶莹剔透的玛瑙，放入口中，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。那酸，是青涩的过往；那甜，是成熟的喜悦。葡萄架下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他们踮着脚尖，伸长手臂，想要摘下最饱满的那一串，却常常被酸得眯起眼睛，又被甜得笑逐颜开。这葡萄，不仅是盛夏的美味，更是童年欢乐时光的见证者，每一颗都包裹着纯真的童趣与温馨的回忆。

西瓜，无疑是盛夏最具代表性的果实。它们静静地躺在瓜田里，深绿色的条纹仿佛是大地赋予的迷彩。烈日当空，劳作的人们从田间归来，随手抱起一个西瓜，用刀轻轻一劈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清脆的声响仿佛宣告着清凉的到来。鲜红的瓜瓢，乌黑的瓜子，宛如一幅绚丽的画作。咬上一大口，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滑下，瞬间驱散了暑气，带来无尽的畅快。无论是在庭院的树荫下，还是在热闹的街头巷尾，西瓜都是人们消暑解渴的最佳选择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西瓜的甘甜，谈天说地，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，西瓜的甜蜜也悄然融入了亲情的温暖之中。

桃子在盛夏的枝头，宛如一个个粉嫩的小灯笼。它们毛茸茸的表皮下，藏着柔软多汁的果肉。轻轻咬上一口，细腻的果肉在口中化开，甜美的滋味沁人心脾。有的桃子脆生生的，咬起来“嘎吱”作响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；有的桃子则软糯香甜，仿佛把整个

走亲戚的温暖时光

程建平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和外婆生活在宁静的农村。小时候，特别喜欢和她一起去三外婆家走亲戚。三外婆是外婆的妹妹，两人感情深厚。她家离我们有十多公里远，需要翻过一座山。外婆是小脚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，速度也不快，我们总是走走歇歇，要花上三个小时才能到达。但每次想到三外婆家的软枣树、餐桌上的美味饭菜，还有那只见到我就会摇头摆尾的小花狗，我就满心欢喜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走亲戚前，外婆会精心准备一些礼品，包括自家老母鸡下的土鸡蛋、过年时腌好的腊肉，还有她亲手腌制的糯米肠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这些美食平时都舍不得吃，但去三外婆家时，外婆总是慷慨地带上。她用竹背篓装着礼品，右手牵着我的小手，我们一老一小一大早就踏上旅程。路上，我时常会被路边的花花草草吸引而停下脚步，外婆从不催促，走亲戚就像一场悠闲的小旅行，充满了乐趣。

那时没有电话，无法提前通知我们要去她家。但神奇的是，每次我们到达时，三外婆总是在家，仿佛专门在等我们一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因为她们之间经常走动，彼此熟悉生活规律，所以总能不期而遇。

上午的阳光温暖而明媚，三外婆家的院子干净整洁，还晾晒着一些豆子。小花狗见到我，立刻在我身边欢快地蹭来蹭去。鸡、鸭、鹅在院子里嬉戏追逐。院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软枣

夏天的温柔都凝聚在了其中。漫步在桃林里，淡淡的桃香萦绕在鼻尖，让人陶醉不已。桃树不仅结出了美味的果实，其花朵在春天时也曾绚烂绽放，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。从桃花到桃子，这是大自然生命的延续，也是时光流转的见证，让人们在品尝桃子的美味时，不禁感叹生命的神奇与美好。

盛夏的果实，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，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哲理。它们在炽热的阳光中成长，历经风雨的洗礼，最终走向成熟。就如同人生，只有经历过磨难与挫折，才能收获成功与甜蜜。果实的成熟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与沉淀的过程，它们吸收着阳光、雨露和土壤的养分，将精华汇聚于自身。这让我们明白，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时间的打磨和耐心的等待。

在乡村，盛夏的果实更是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期盼。农民们辛勤劳作，精心呵护着果园里的每一棵果树，盼望着丰收的季节。当果实挂满枝头时，那不仅是丰收的喜悦，更是对一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这些果实，是他们生活的来源，也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而对于游子来说，盛夏的果实则是家乡的味道，是浓浓的乡愁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每当看到或品尝到那些熟悉的果实，心中都会涌起对家乡的思念之情，仿佛回到了那片充满温暖与回忆的土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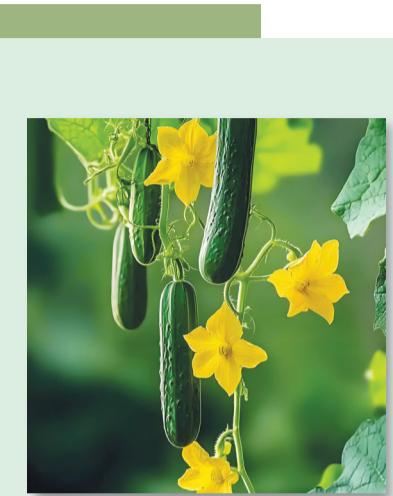
盛夏的果实，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珍贵礼物。它们以丰富的色彩、诱人的香气和甜美的滋味，装点着夏天的世界，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灵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，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果实的魅力，品味它们所带来的酸甜苦辣，珍惜与它们相遇的每一个瞬间，因为它们不仅是盛夏的象征，更是生命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心底。

树，还不到成熟季节，绿绿的果子已经挂满树梢。她们一边准备午饭，一边聊着家常。食材都是新鲜的，莲花白刚从地里摘来，莴笋叶上还挂着水珠，四季豆碧绿诱人。

灶台里柴火熊熊燃烧，三外婆用木蒸笼蒸着饭，蒸笼底下还煮着洋芋。因为我们来走亲戚，她特地多做了几个菜，有炸酥肉、腌香肠、煎荷包蛋，都是平时招待客人的佳肴。外婆总是说：“别客气，都是一家人！”三外婆则笑着回应：“你们难得来一趟，做点好吃的我心里才踏实！”两人说说笑笑，气氛温馨融洽。我坐在灶前帮忙烧火，三外婆炸好酥肉就递给我尝鲜，那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午饭后，外婆和三外婆坐在院子里回忆往事，她们的笑声不时传来。我和小花狗在院子里玩耍。下午我们要回家了，三外婆让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，还反复叮嘱我：“过几天再来玩啊！你一段时间不来，我就想你了！”我仰着头回答：“想我了就来外婆家找我！”她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往我口袋里塞满包谷花、炒瓜子。

那些跟着外婆走亲戚的日子，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，永远镶嵌在我的记忆里。如今，大家都忙忙碌碌的，走亲戚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除了过年过节，平日里很少再像以前那样走动。但每当想起这段温暖的时光，我就觉得，亲戚间的情谊就像一坛老酒，越走才越醇厚，越处才越香甜。



外婆的腌黄瓜

叶艳霞

夏夜的烧烤摊上，阿乔点了一碟腌黄瓜。玻璃碗里漂着几片淡黄色的黄瓜，辣椒圈在酸汤里打着转。我夹起一块，牙齿刚碰上脆生生的瓜肉，那股酸味就猛地窜上来，辣椒的蒸汽熏疼了眼睛。

“怎么了？”阿乔晃着玻璃碗，辣椒圈在酸汤里打着转：“其实这家的黄瓜太甜了。”

我下意识摸了摸手腕上的银镯子，冰凉的触感让记忆突然清晰起来。那是外婆用腌黄瓜换的银角子打的，那时乡下人管这叫“压箱银”。晨雾还没散尽，她佝偻的身影已经在瓜架间浮动。食指和拇指捏住瓜蒂的瞬间，露珠顺着她龟裂的指节滚落，那声清脆的“咔”响，惊醒了趴在瓜叶上的露珠。“要这种一掐就出水的，腌出来才脆生。”外婆的声音混着晨风传来。

外婆腌黄瓜不用白醋。粗盐在她掌心里沙沙作响，把嫩黄瓜揉出青绿的汁水。“力道要匀。”她抓着我的手腕示范，银镯子碰在搪瓷盆上叮当作响。我偷吃时总被酸得皱脸，外婆就笑着用沾着盐粒的手指刮我的鼻子：“小馋猫。”

母亲总抱怨自己手太光滑，学不会外婆的腌法。她照着方子做的黄瓜总是软塌塌的，坛底也少了橘皮那抹苦香。父亲就着腌黄瓜喝醒酒汤时总说：“还是你娘腌得够劲。”

如今坐在烧烤摊，听着炭火噼啪的声响，恍惚间又看见记忆里的陶坛在咕嘟冒泡。外婆那个蓝布包里的橘皮，在坛底沉着像被盐渍过的月亮碎片。三伏天的晚饭，腌黄瓜躺在白瓷碟里。父亲收工回来，总要就着黄瓜喝两盅。外婆淋的香油在碟边聚成金色的圆，父亲用筷子尖蘸着，说这才是下酒的精华。

正想得入神时，“你最近睡眠还好吗？”阿乔的问话突然把我拉回现实。我摩挲着银镯子上的花纹，现在想来，她手上的每一道裂纹，都是调味的秘方。

碗里的辣椒圈渐渐沉底，在酸汤里晕开一抹淡红。我轻轻转动腕间的银镯，忽然觉得，那些年外婆等的从来不是黄瓜入味，而是岁月发酵的醇香。